

崔萬秋終身幸福

● 宋梅村

為學治事紮實認真

崔萬秋兄是我國少數真正日本通之一，日文日語造詣極深。他流利的日語，如同同陌生的日本人交談，對方很難知道他的國籍。自民國六十年（一九七一）從外交界退休，即移居舊金山奧克蘭，讀寫自娛。不僅生活規律，而且身體也還健朗，突然傳出謝世，讓許多朋友感到驚訝！

萬秋和筆者係濟南省立一中同學，民國十三年他準備東渡日本，道出濟南，由一段翰墨緣促成兩人結識，那時彼此正值青年，以後各人求學作事由於環境各異居處難免變動；嗣經八年抗戰聯絡不易；抗戰勝利，席未暇暖，大陸變色，政府播遷來台又經四十餘寒暑。我倆相交一甲子以上，由於時代的動亂，兩人相晤不過十多次，而每次相聚不過三兩日。以此短短相聚，實不易談萬秋兄在新聞界、文藝界和外交界多方面的成就。茲謹就記憶所及，略述一二，以見一斑。

萬秋在濟南省立一中讀舊制中學，中途轉學荷澤省立六中。筆者在「一中讀新制高中，到校時他業已離校，所以兩人雖屬同學並未同時在校。

十三年他六中畢業，出國經過濟南，適巧筆者有篇談數學的稿子在《學生雜誌》刊出，他詢知筆者是一中同學，提出一同見面，因此筆者也參與他們預定的聚會。

記得當時有吳寶璞、張博亞、祁延濤三學長外，另外還有三兩人，業已無從記憶。相聚在徐家花園張博亞學長府上。張老太爺係留日前輩，醫學專家。早年似在山東督署任軍醫處長；徐家花園的住宅，係西式建築，相當考究。那天在後院花園旁，我們七八人，有的坐椅子，有的坐凳子，也有人坐台階。

萬秋首先說看到筆者那篇稿子，又說他很怕數學，不喜歡數學。他說：

「那篇文章談幾何學上的『線』，說『有長短，無寬窄』。幾何學上的『點』，『有位置，無大小』。聽起來似有點玄；可是看你所作的圖，卻又平淡無奇，舉重若輕。你對那種枯燥無味的數字，何以會有興趣？」

筆者當時說明「全由課堂上聽來。你或者由於不喜歡數字，可能上課時一個疏神，忽略過去。」我並追問一句：「既不喜歡數學，何以又想

這個問題？」他說：「是功課雖不至追根究柢，終也該談談；其次，當然也難免有些好奇。」由這件小事可知萬秋讀書是如何紮實。

當天大家談到升學，也談些國家大事，上天地下，無所不談。兩三個小時不覺消磨過去。那時濟南沒有冰箱，張府除備有茶水，張博亞兄還自己動手用冷開水、蘇打和白糖自製汽水，分饗同學。

休閒活動至為灑脫

萬秋到日本就讀廣島文理科大學，留日十年，他於民國十四年秋間經左舜生、陳啟天介紹在日本加入中國青年黨。二十二年返國，受曾虛白之聘，任上海大晚報副刊主編。萬秋在大晚報時，筆者正在北平華北日報。平時無事，向少通信。不過平滬兩地同業不時有人往來，彼此工作情形，休閒活動也都有人道及。萬秋在報界作事，交遊自廣。尤其副刊主編，每天下午發稿後便行輕閒，再加同業為互通聲氣，交換消息，三數相知，無事時每選擇舞廳或咖啡館會面。談完正事，轉向舞廳消磨半日時間，乃情理之常。這是他

生活輕鬆愉快的一面。更因他和田漢、洪深等人熟稔，影劇界朋友自不在少。何況當時他是單身貴族，容易約請舞伴。許多朋友都稱讚萬秋舞姿瀟灑，舞藝曼妙，他對這種正規休閒活動也認真如此，可知其生活調劑是如何舒適。

講學恪遵儒家傳統

中日戰前萬秋在上海期間，業餘先後在上海復旦、滬江等大學執教。抗戰軍興，萬秋以深諳日本國情，精通日語，為中央宣傳部董顯光部長所延聘，任國際宣傳處對敵科長。由於他對日本社會及文化的瞭解，每能對日方措施予以打擊。



日本問題專家崔萬秋教授。

並按日收錄日方廣播，分析判斷，編成參考資料，供當局參閱。當時如沈劍虹、朱撫松諸君均在國際宣傳處，人材濟濟，可稱一時之選。

在此一同時萬秋在重慶先後兼任「時事新報」和「世界日報」副刊主編，復在重慶中央大學授課，以及爾後內調外交部時在台北文化大學執教。民國三十七年萬秋與左舜生更在上海共同創辦「中華時報」，以副社長兼任總編輯。萬秋對日本文學家武者小路實篤、夏目漱石、井上靖、藤森成吉及女作家林芙美子等人的小說譯有各種。學術著作有《通鑑研究》、《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小史》兩種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；尚有《日本見聞錄》、《東京見聞錄》等扎記散文，介紹日本的歷史、文化、山川、人物，由皇冠雜誌社刊行。萬秋在上海及重慶撰有長篇及中篇小說多種，分在各報連載。

萬秋和易近人，長於交際，在各大學講學，誘導青年學子首須開拓胸襟，吸收各種學術新知，充實自己，以自立立人。諄諄善誘，多循儒家傳統。在課堂上是教授，下課後和學生能生活在一起，凡有所問，無不盡所知予以解答。他和同學在一起談笑風生，是師弟、是朋友、也是玩伴。在人慾橫流的今日，我們真祈望多有幾位學者，能潛移默化使青年瞭解最起碼做人的道理。

對日貿易貢獻卓越

抗戰勝利，萬秋出任駐日代表團商務代表，當時日本無外匯可言，購買我國商品，無力償付貨價。萬秋以對日本各階層各行業熟悉，乃協調

採取以貨易貨方式，解決不少商務上的困難。

民國四十一年中日和約成立，改設駐日大使館，老長官董顯光出任駐日大使，萬秋任政治參軍，負責與日本外務省接洽，以及與日本內閣及國會的聯絡工作。在駐日大使館十二年，直到民國五十三年內調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副司長。三年後外放駐巴西大使館公使，民國六十年退休，移居美西，寫作自娛。近年出版之《江青前傳》，即係在美西搜集資料，撰寫而成。七十九年秋以動脈瘤手術引起肺炎謝世。

夫人賢淑家庭和樂

西諺嘗謂，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，必然有位無名英雄的女性，看看崔夫人張君惠女士，益信此言確有至理。抗戰期間他們賢伉儷由陷區到後方，路經西安，筆者正於彼西京日報，曾有小聚。勝利後聽說萬秋曾到濟南，但未謀面。近三四年在舊金山兩次相值。民國七十六年中國青年黨在台北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，萬秋伉儷相偕返國，又曾小作盤旋。幾十年老友真覺得相聚太少。

萬秋伉儷自結婚後，鶼鶼情深，萬秋不論為學、從政、執教、寫作、治事，崔夫人對他的生活起居，照顧得無微不至，使他一無後顧之憂。而三位男女公子以母教有方，迄今均卓然有成。崔夫人可說是位標準的賢妻良母。而且她多才多藝，不論居住何處，家庭總佈置得井然有序，且充滿藝術氣氛，令人欣賞，亦令許多朋友樂道。這是萬秋終生的幸福。